

此地，他們也不過稱他一聲『卡洛叔』而已。這也並不是高慢，他們覺得與其尊稱他爲貴族或高爵，不如向他作親切的稱呼好。

「你看，他們把今日的休息日快樂地遊嬉着。他們之中，前六日間有的在船上勞動，有的在造兵廠勞動，有的在公署勞動。到了第七日的今日，則愉快地嬉遊。不是嗎？有吸菸的，有飲萍果酒的，也有眺望着海的。還有人在店肆裏或酒場裏。可是他們用了自己有着的錢去買，決沒有賒欠錢的。」

「哪，那裏有許多女人哩。這些女人和別處的女人不相同吧。都那樣地挺直了身子愉快行走着。她們之中，有煉瓦女工，有挑擔販魚的，也有農人，可是卻都如此漂亮。她們在前六日中都是撩起了衣襟或是赤了足奔動的，今日卻足上穿着十五元或二十元一雙的鞋子，頸上圍了圍巾，還在鬆鬆的髮上插戴着美麗的花……你看，不是三五成羣手挽了手在那裏快樂地來往着嗎？」

「哪，的確，這裏的人都有一種崇高的地方。至於報恩的精神，更真是了不得，別人有

恩於他們，他們也以恩相報，偶然些許的好意，他們也總不忘懷，永久地心感着。我久客外國，無論在何國，從未見有這樣的良風。初時偶然回來，見到些微的幫助也要百倍千倍地報答，頗以爲是愚事，後來纔知道我大大地誤看了他們了。

「曾經逢到過許多這樣的事：有一日，一婦人來說：『我的孩子死了，肯給我一枝花嗎？』我就折了給她。」

「又有一日，一個男子來說：『我的兒子想入兵工廠去學習職工，不給我介紹介紹嗎？』我就替他介紹了。」

「又有一日，來了一個水手，懇求我說：『我並沒犯甚麼過失，不知爲了甚麼，被認爲犯罪者，要受法律上的宣告。我決沒有那樣的行爲，你不代我設法求赦免嗎？』我就答允了他，設法免了他的處分。」

「後來，這三人的家屬每逢季節必送禮物來。魚咧，無花果咧，蕈菌咧，按時送給我。我不快起來了，終於到第三次送禮物來的時候，憤怒了叱說：『這算是甚麼？我只幫了你們

一點小忙，你們竟要如此地多禮！我並不是要想得你們的禮物纔幫你們的，只是高興幫忙就幫忙罷咧！』

「我這樣怒叱，卻不料他們的送禮物來，是出於真心的。結果我也只好釋然於懷，道了方纔誤會的歉，快快活活地把禮物接受了。」

「你想：這禮儀謝恩的心底裏，不是含有高尚的感情及別種更可尊貴的東西嗎？哪，謝恩的心原是高尙的，而他們在這高尙的心中，還有一種自尊的精神，就是以爲：自己雖貧窮，卻能送禮物與有錢有勢力的人。」

「安利柯！這纔是重要的事啊！人沒有自尊心將如何呢？即使有高慢的毛病，自尊心是可尊貴的。有自尊心的人決不會幹卑屈的事。無論是怎樣的窮漢，只要他有旺盛的自尊心，就可使大富豪拜服他。」

「這自尊心究由何而生的呢？赤手空拳始終和世間波濤相搏的人……覺悟到除了自己的力，自己的手腕，自己的知識別無可恃的人！要像這種人，纔會發生出自尊心來。」

「啊，可是我很悲觀。近來桑·德連寨的青年，爲了要想在公司或兵工廠謀職業，都丟了耒鋤，把祖及父傳來的農業放棄了。這等人在被人傭僱的奴隸制度之下，就會失去獨立的精神與自尊心。」

「但是我舅父也不歡喜一味悲觀。我是個樂天主義者，信人類會有無限的進化的。我確信：兩三個大實業家如果有一日發展到了絕頂，其力必會被分配於民衆，勞動者仍會用了從前同樣的獨立心與自由精神去從事勞動的。」

「政治上也有着和這同樣的步驟呢，初則小國家分立，及戰爭起，小國家乃被合併了成大國家。大國家間的戰爭一經到了極度，於是就成立神聖聯合的世界，各國家被統一於全人類之下，仍得各保其獨立與自由。現在，無論如何，已有國際經濟會議的必要了。看吧，到你的子孫的時代，這神聖的人類世界必將實現哩。懂了嗎？安利柯！」

二 獨立自尊

舅父還熱心地續說：

「安利柯！看啊，在這街上行走着的都是鄉下人呢。真愉快，他們之中找不出一個醉漢。至多也不過走進咖啡店去，喫杯萍果酒或果汁，玩回紙牌而已。并且，除星期日外，咖啡店家家都關着門沒有客的，在六日之中，大家一心勞動，一從辦事處、造兵廠或漁業場回到家裏，就一家團聚了。在晚餐桌上快樂地飽餐，餐畢，走出街上看海吸菸，一會兒就回去睡眠。在這街上，彈子房一所都不必有。他們較之打彈子，寧喜歡看海。海是甚麼時候都美，牠不論對於貧人或富人，不論對於有學問的或無學問的，都給與以同樣的喜悅。」

「也許就因了這個緣故吧，自幼與海親切的這土地的人們，很知悉政治上社會上的事，感覺到自由獨立的必要。所不好的，只是時時受惡新聞的教唆，被引起了不平，有使官廳不放心的事而已。官廳方面也太神經過敏，多方杞憂，常向我探問這裏有無甚麼陰謀家或同盟團體。我總是如此答覆他們：『……怎會有這樣的人啊？這裏並無暴徒。所有的都是能勞動有家室有田地的人。住着有家室田地而能勞動的人的處所，決不會有甚

麼騷動的。這裏的青年，原有在咖啡店議員然學者然地大談其政治思想的，但一到了工作的場所或是回到了家裏，就一切都忘了。這裏的人們，都是能用了自力生活的實際家，有着正當的頭腦，像書冊上新聞上所寫着的不穩的談論，他們決不會輕信的……」

「如何？安利柯！確是這樣的哩！啣呀，我已說得太多了，說得太多了，但我所說的盡是真實的話，你不要忘卻。」

「我還有一件要教你明白的事。」

「人無論學甚麼，可有三種的方法。一是從書本去學，一是從他人的經驗上去學，一是從自己的經驗上去學。這三種方法之中，任擇一種，原都應有同樣的結果，可是實際上卻不然。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其價值如果比之銅幣，那末從他人的經驗得來的知識是銀幣，從自己的經驗得來的知識是金幣了。」

「知道了嗎？用自己的頭腦思索，用自己的腕力積得經驗的人，不但知道事物，且能作正確無誤的判斷。遇到有應做的事，就能着着進行，至於完成。這樣的人，纔有真的自由，

纔能獨立，纔有自尊心，纔能鎮伏浮動之輩的徒擾。可是，世間儘多輕浮躁率的人哩，他們並無從自己經驗得來的知識，妄信了從書本上看來或從他人間得的話，甚而至於對於毫無足重輕的事也組了團體來喧噪。結果，甚麼都無把握，一哄而散。所謂輕浮者，所謂有眼的盲者，就是這種人。這種人無論集合了多少，一時怎樣地的氣焰，究竟只是烏合之衆而已。我前次曾對你說過不要怕死的話。這種人纔是怕死的卑怯者，他們對於正義的事，是無單獨挺身而戰的勇氣的。」

三一 高尚的精神

「如何知道了嗎？」舅父的話還繼續着。

「我方纔曾大大地稱贊這裏的人們，但如果遇到他們之中，有人發謬誤的言論或是作傲慢的行爲，我是決不答應的。以前會常常有過這樣的事。卻是，真有趣啊！他們當初並不肯就服從我的話，及試驗失敗，知道了自己不是，這纔回轉頭來向我謝罪了。」

「無論他人有着任何錯誤的見解，我決不利用了自己的身分或社會的勢力妄用威壓的。如果有人爲我的地位或勢力所威壓而變更其見解，那不是真正的反省，只是卑怯的變節而已。」

「有一次，曾遇到很有趣的事哩。姑且當作例話來告訴你聽吧。」

「這街上現有着兩個船公司，最初是只有一個的。其所做的生意，是運輸就地貨物或是送工人往兵工廠。生意很好，有時應付不及，船公司中的下級船員們乃立了一個組合，集合小資本去另造一艘小輪船，在公司的對門設店營業。計劃成就以後，得步進步，愈想發展，又加造了一艘船。」

「公司方面呢，當然不肯坐視，也另添買一船。於是公司與組合之間，太起競爭，船費大減，便宜的只是乘客。」

「這原算不得甚麼，既然要作商業，當然免不了要競爭的。可是組合方面卻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是勞動者，所以正義是屬於我們的，快把公司的一切設置打破！』他們

爲了要達這目的，來和我商量，要我幫助設法向政府求補助金，俾得打倒公司，發展組合。我憤怒了，對他們說：

「『甚麼話！我不願幫助你們成傲慢者！』」

「『我們是勞動者，勞動者是正義的黨與。至於公司是以壟斷利益爲目的的。』組合的人說。

「這真是等於放屁的理由。我於是對他們這樣說：『不錯，你們是勞動者吧，這是好的。你們想不讓資本家獨占利益，這見解也可佩服。但公司方面也會作着有益的事。如果沒有那公司，公衆的不便不消說，兵工廠的工人們就要不能上工去了。所以，政府的補助如果必要，理應組合與公司平等地同受。組合與公司互相協調了圖社會一般的便利，這不纔是真正的美的勞動者的精神嗎。』」

「被我這樣一說，組合的人們很不樂意地回去了。後來覺得我的話不錯，就重來道歉，要求我代陳政府。我和政府去說，政府也贊成我的意見，同時補助公司與組合。自此以

後，公司與組合雙方和好，現在都平和地營業着。凡事一經爲感情所驅，把判斷弄錯誤了，自己與他人，就都會受到無限的損害的囉。」

四 歷史的精神

「喂，安利柯，聽了許多時候的認真的話，也許已感到厭倦了吧。」舅父輕快地把語調一轉，又繼續了說：

「說雖如此，你要想用了自己的眼去看實際的社會，用了自己的心去作正確的判斷，非有我舅父的這精神不可啊。」

「學校繁瑣地把十代百代的歷史教授學生，無非養成無益的知識而已。歷史的真的精神，除了我舅父方纔所告訴你的以外，更沒有別的了。」

「冗長的歷史書中，甚麼某國國王在某處被殺咧，某年某月某種戰爭開始咧，繼續若干年咧，戰死者若干咧，某國取得若干賠款或領土咧，諸如此類的事，記得很多很多，不

錯，這樣的事，原曾有過，但因了這些，歷史的真髓，是無從知道的囉。

「徒然記憶了許多這樣的事，有甚麼用？要知道歷史，非有真的心不可，又非有正確判斷的頭腦不可。所以，要成真的歷史家，只讀書是不行的。須練習把周圍日常生活的事實，用了自己的眼去看，用了自己的心去感受，用了自己的頭腦去判斷那自由正義的精神是在怎樣地發展着。對於村中發生的一件瑣屑的小事，能注意，能不為他人的意見所動，仔細觀察，用了自己的心與頭腦去批判，這就是將來成大歷史家的準備哩。

「在成大歷史家以前，非先成小歷史家不可。能知一家的真的歷史的人，纔能知一國的真的歷史。張三與李四的隣人相罵之中，實包含着拿破侖和英國的拚命戰爭的萌芽啊！

「你如果真能夠寫出自己一村的歷史，那你就給與道德宗教或政治以大教訓了。這比之於徒事理論的學者的大著述，其價值不知要高得多少呢！」



第十

一 不知身分

第二個星期日，安利柯又和舅父去散步公園，在教會旁的石級上坐下。今日遊人仍多，從港埠那面沿了墓場小道走着的，約有二三百人的光景。有縋着母親的小孩，有曲背白髮的老人，有醫生，有漁夫，有軍人，有船員，有憲兵，有農夫，有侯爵，也有小富翁。

舅父熟視着他們，忽然不高興了，唧咕地說：

「喂，安利柯，看那樣兒啊！看那全不調和的醜態啊！」

「舅父，你說甚麼？」安利柯問。

「那服裝囉。服裝原須適合自己的職業或趣味纔好，可是現今卻和從前不同，只以模仿富者爲事了。這種服裝表現着虛偽的心。大家想把自己装扮成自己以上的人，多可笑！」

舅父這樣說了又繼續着說：

「喏，你看那面攜着手在走的二少女。一個是漁夫之女，一個是洗衣作的女兒哩。她們卻都穿着有絲結的莫洛可皮的鞋子，真是像煞有介事！那種鞋子，如果在從前，只有侯爵夫人或博士夫人纔穿的。」

「啊，那邊不是有一個貴婦人來了嗎？你看，那個似乎儼然地着黑衣服的。其實，那是以搬運石灰爲業的女扛駁夫哩。不管鞋子匠與裁縫師怎樣地苦心，那種服裝和那種女子是不相稱的。服裝的式樣或色彩雖模仿了貴婦人，不能說就可適合於任何姿態或步調的女子的。」

「那些少女的母親的時代真好啊。那樣華貴的長靴，天鵝絨或綢類一切不用，在樸

素的木棉衣服上加以相稱的圍裙，寶石等類不消說是沒有的，至多不過在頭上插些石竹花而已。那種質素而穩重的樣兒，全像是一種雕刻，看去很是爽快。農家的女兒們，下級船員或漁夫的女兒們，心與形相一致的，真可愛哩。

「現在壞的不但是女子，男子也成了偽善者了。我在這許多行人裏面會仔細留心，看有否戴那從前勞動者所會戴的帽子的，竟一個都找不出哩。在現在，連下級船員也把他們上代所戴的帽子加以輕蔑，都戴起飾有絹帶的流行麥稈帽或高貴的巴拿瑪帽來。他們從前原是只要有粗樸的上衣一件就到處都可去了的，現在卻飾着嵌寶石的袖鈕，穿着有象牙雕刻鈕扣的背心了。唉！昔時的頑健正直的船員們現在不知那裏去了！昔時的船員們，自有其和那被日光照黑了的臉色相調和的服裝，無須乎漂亮的襯衫與領帶了的。

「瀰漫於現代的虛偽，不但造出了職業與服裝的不調和。那些勞動者們大都已忘去了自己的美，傷了自己的德，一心想去模仿富豪博士或貴族。其中竟有從侯爵或博士

討得舊衣服，穿了來自負的青年，還有喜穿每年來此避暑的旅客們所棄去的舊衣服的孩子們。那樣子多難看啊！他們把虛偽的現代社會整個地表出了。

「看啊！我這恰合乎身的用汗換來的化斯蒂安織品的衣服，有素樸味的這仿麻紗的襯衫！這是我可以自豪的，這和從富豪身上取下的天鵝絨服，與任你怎樣洗滌也有污點的向人討來的綢襯衫，是全然不同的囉。近代人常做着平等主義的樂園的夢，其所謂的樂園，只是女婢想希望有和伯爵夫人同等的服裝。這種滅亡的平等觀，是會把強壯與健康的自然美破壞的。」

「但是，安利柯啊！裁縫匠與鞋匠雖造成了社會的虛偽，還不必十分動氣，更有可怖的事哩。」

「看啊，那些人們不但詛咒適合自身的服裝，還以自己的身分職業爲恥呢。這纔是可怖的近代病啊！此風在大都會中日盛，且竟波及到這小小的桑·德連寨來了。」

「安利柯！你將來如果選定了自己的職業，要以職業自誇，決不可羞恥自己社會的

地位。

「我旅行柏林，曾爲意大利人感到大大的恥辱。那種的人們，並沒有像我們意大利人樣地伶俐與懂得藝術，可是所有一切的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地位都有着一種的矜誇。不論是電車上的車掌，馬車上的馬夫、小卒、店員，或清道夫，都不問其社會的地位的高下，對於職業用了矜誇與自信，把義務遂行着。在那裏，誰都不看上方，但看下方，似乎誇說『我纔是了不得的人』的樣子，把口鬚向上拈着。

「可是在意大利卻完全相反。意大利人只看上方，一味苦心於上方的模仿。自己沒有一定的立足點，拈着口鬚把自己的地位來自負的事，到處都找不到。意大利人所最擅長的就只是裝無爲有。做鞋匠的如果要想成一個全街首屈一指的鞋匠，照理只須拚了命努力就好了，可是他卻一味想向世間誇耀自己不是鞋匠，雖是星期日一日也好。到了積得些許的財產時，就想不叫自己的兒子再作鞋匠，至少想養成他爲律師，爲醫生，爲官吏了。所以，意大利人是想把自己的無能用虛僞來遮瞞的卑怯者。像這樣的傢伙，那能一

生不苦啊！

「要想把自己提高的向上心，原是好的東西。但虛榮心與蔑視自己的職業的精神，是可詛咒的。只要是能完成自己的職務的，在鞋匠就應以正直的鞋匠自誇，在農夫就應以正直的農夫自誇，在兵卒就應該以正直的兵卒自誇，還應自誇是一個正直的人。決不會有想以平民冒充貴族或捐買爵位等下等的事。」

「我有一個朋友，他到五十歲的時候，積得了財產，就去捐買爵位。我對於那種人，即不願再交友了。平民出身，這有甚麼可恥？爵位在人有甚麼用？捐買了爵位，結果適足爲真正的貴族所嘲笑，爲平民所鄙賤而已。那樣的人，和那因鄙夷父親傳來的帽子一定要戴巴拿瑪帽的下級船員，及平日赤了足背石灰桶的女扛駁夫在粗蠻的足上套着貴族用的莫洛可皮的鞋子一樣。」

「如果我真是伯爵或侯爵，那末對於這代表着國家一部分歷史的爵位，也原不該引以爲恥。我對於伯爵侯爵不豔羨，也不故意加以鄙薄，只是見了伯爵稱伯爵，見了侯爵

稱侯爵而已。我決不想受非分的權利。

「安利柯！如果樹根向上生長，鳥住在水裏，魚住在空中，將如何？可是世間儘有着這樣的人哩。不知身分，也應有個分寸，我與其作那樣不知身分的人，寧願作窮人，寧願作病人。窮人只要勞動就可得錢，病人只要養生就可治愈，至於不知身分的人，是無法救治了的。」

舅父說到這裏，安利柯不禁插口了問：

「舅父，不知身分的人，世上確似乎很多。他們究竟有甚麼不好呢？」

「這嗎？唔，唔，有個很好的實例在這裏。」

舅父這樣說了，又繼續說出下面的話來：

「喏，那邊走着兩三個不知身分的人。我很知道他們的歷史哩，你且聽着！

「喏，看那昂然闊步着的青年吧。他不是戴着漂亮的黑帽子，穿着時髦的印度綢的褲子與華麗的背心，像煞一個紳士嗎？無論他怎樣地裝作紳士，索性是一見就可知道的

吧。那血紅的領帶與綠色的背心，多不調和？那閃閃發着光的錶鍊，也不是真金，是鍍金的。指上雖亮晶晶地套得有兩三個指環，當然也是贗物了。

「喏，看啊，他帶領了四五個跟隨者，樣子多少驕慢！那帽子大約值三十元吧，你看他脫下咧，戴上咧，已不知有幾次了。他的用意，似乎在引人去注目他，他以得闊人的注意爲榮。」

「他是一家酒店裏的兒子，其親戚不是裸體的漁夫便是赤足行走的女子。他怕這些人們呼他爲『姪子』、『從兄弟』或『舅父』。有一次，他與斯配契的富豪之子在街上同行，有親戚和他招呼，他竟裝作不相識的路人管自走過了哩。」

「他的父親從一升或半升的酒裏，積得若干錢，想把他養成爲律師，叫他入了賽爾茲那的法律學校。他毫不用功，一壁卻以博士自居，結果就被斥退了。於是，父親又想使他成教師，把他轉學到斯配契的工業學校的豫科去。在那裏也連年落第，等到被學校斥退的時候，口上已生出髭鬚了。從此以後，學校的椅子，在他就不及彈子房與咖啡店的有趣

味，他甚麼都不知道，卻要像煞有介事地談甚麼政治，談甚麼社會問題，喜多發毫無條理的議論。

「有一次，那傢伙曾在急進黨的無聊報紙上發表一篇荒唐的文章，當地的無學的人們，居然就贊許他是個學者了。那樣的傢伙，沒有從事職業的腕力，至多也只會是在選舉時做個替人吶喊者，或在鄉間做個惡訟師而已。」

「那傢伙是不喜飲母親手調的湯羹的人，是恐怕漂亮的褲子齷齪要用手巾拂了籐椅才坐的人。無論他怎樣做作，自以為了不得，根本究竟是卑賤無學的傢伙，故遇事動輒埋怨富人與有教養者，把由自身的弱點而起的不平委過於社會，於是就儼然以革命家自許了。那情形宛如水中的魚硬想住在空間，拼了命掙扎着。如果那傢伙不作這種愚舉，棄去了虛榮心，去做一個身分相應的正直的下級船員，漁夫或農夫，還是幸福的……」

一一 幸福在何處

舅父的話還未完畢：

「不知身分的實例，不但是男子，女子也有。喏，你看那在門旁立着的女人啊。她穿着黑緞的上衣，戴着加羽飾的漂亮的帽子吧，那傢伙也是個不知身分的人。你看，她手上有指環，還有腕鐲，胸前有金鍊子，還有金錶……那樣兒宛如市上金首飾鋪的陳列櫃。她雖全身用貴重的金飾包着，可是沒一件不是惡俗的流行品，她是個除了自慢、不自然、土俗以外，甚麼都沒有的傢伙。人在她旁邊通過，那理髮店中所用的香水的氣息，就撲鼻而來。因此，她自己好像登入了象牙之塔，俯目看人，似乎不屑與人交談的樣子，常把口半開了，不出一聲哩。」

「她在二十年前，曾充作了領小孩的女婢，隨某姓家屬到南美的麥·格蘭代地方爲傭。在那裏與一老翁結婚，五六年之後，丈夫死了，遺產由她承襲。如果於遺產以外能承襲得若干常識的教養，原是很好的，可是她卻甚麼都不知道。她把她那肥胖的軀體裝飾如七面鳥一般地華麗。回到故鄉以後，不屑再與舊日伴侶來往，闖入於貴婦人隊中。可是

她的出身是大家都知道的囉。見了她那竭力地裝作有教養的樣子，竭力地避去土語屢用葡萄牙語……就是愚者也不禁要發笑起來哩。

「大家都稱她爲『男爵夫人閣下』，這綽名是含有着諷刺與憫憐的。她並不是甚麼壞人，如果顧到了自己的身分，不忘掉往昔的地位，老老實實地與魚肆的主婦們或下級船員的女兒們和睦交往，那末她必會被大家所愛護親近，必能利用了自己與財產，來聚集一團快樂的朋友吧。而且，從身分比她高的人們看來，也必會把她當作好人，好好地待她的吧。

「哪，安利柯！世間不知身分的人何其多啊！這種人都要寂寞地陷入不幸中去。如果自己能在力量相應、氣質相應的職業上得到矜誇與悅樂，原是一旦就可轉爲幸福的，可是……」

「他們不明自己的天職，又夢想着不當的幸福，所以只着眼於世間的外表，以爲非有錢就不能快樂。所以，只要能賺錢，就甚麼都可犧牲。如果不能賺到錢，至少也須裝作有

錢的樣兒纔爽快，這是何等地淺見啊。

「哪，把富認作幸福的標準，這是大大的謬見啊。神的攝理並不如此。握了鋤鋤整年在日光下赤足勞動的人們中，也有非常幸福的人；擁有鉅萬之富的人們中，也有非常不幸的人。人常做一行怨一行，以爲換了職業就可幸福，那是錯的。人非在適合於己的地位境遇中，是不會幸福的啊。」

「譬如：一日都未曾勞動過的富者，不能領略終日流汗勞動着的樵夫的安閑。樵夫完了一日的勞作，在以空腹臨晚飯的時候，是感到無上的幸福的。樵夫能熟睡到天明，而富翁之中，卻常有夜裏睡不着的人。」

「順便在這裏帶說給你聽吧。凡不作筋肉勞動的人，是不知道人的尊嚴的。從事勞動，不但能使血液裏的毒素由皮膚發散，并且連精神中所存的毒素也向外排除，使心情清快。精神中一經積有毒素，就會悲觀人生或給他人以惡感。」

「人生最高貴的悅樂，在有健康的內臟、強健的筋肉與爽快的精神。沒有了這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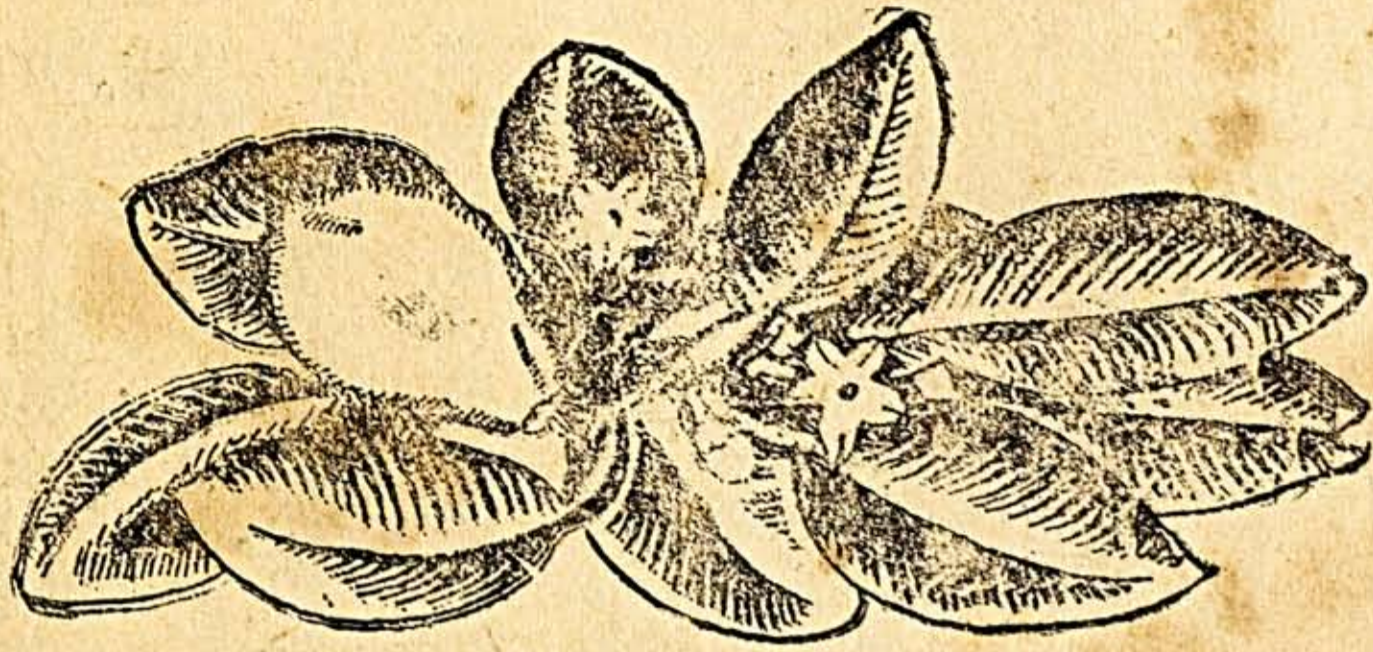
一切道德的經濟的幸福就都不能獲得。所以，安逸的富人反不如貧窮的筋肉勞動者來得幸福。貧窮勞動者常能不尋求幸福而得幸福。富人到處尋求幸福反求不到。

「所以，人不可太富，但太貧了也要不得。不貧不富，從事於自己的職業即可生活的中等人，最爲適當。從來有名的道德家，高尚的偉人，差不多可以說都出於這階級的。」

「不要一味着眼於上方，模仿他人。能着眼於下方的，纔是智者。住三層樓不如住二層樓的安全，住二層樓不如住平房的安全。地位低些不要緊，只要我所做的事比人優越就好了。安於二等鞋匠，不挂一等鞋匠的招牌，正直地來做一等鞋匠以上的工作：要這樣的人，纔真是尊嚴，真是聰明。也要這樣，纔能領略到人生的尊嚴的滿足。這滿足會在自己的周圍造出悅樂與道德的健康空氣。對嗎？安利柯！又，人無論是誰，在某一時候，在某一地方，在某一事務，總會遇到立在人上的機會的。哪，只要顧到自己的身分，在適合的境遇中，用了爽快的心情去努力勞作，總有一日，會遇到非此人莫屬的機會。這樣的人纔能知道幸福。如果不知身分，不幸的心情就會愈弄愈深起來，這是很明白的事。那些不知身分

的人們，日日想求幸福，其實，他們的希望，正和雀的想生鷹，狐的想與獅子爭百獸的王一樣。」

舅父說到這裏，忽然站起身來說：「啊，就快去罷。」



第十一

一 檸檬樹與人生

又過了幾日，舅父在自己的庭園裏對安利柯這樣說：

「安利柯！我愛大地，大地是萬物之母，在萬物是最後的朋友啊。大地把我們永遠抱在那溫暖的懷中。我在遺囑上曾載着『勿將我的遺骸火葬，給我埋在那可愛的土中』的話。真的，如果你們不害怕，不厭憎，那末最好請給我埋在那株大檸檬樹之下。我愛檸檬，尤其是那株檸檬，是我手植的，有着種種可紀念的事。初種的時候，原是很小的一株，現在是，你看，已經長得那麼大了。坐在那樹下，就覺芳香撲鼻哩。」

「安利柯！愛好大地，種植樹木，是非常有意味的事啊。譬如說，你現在種下一株蘋果樹去，將來樹長得比你還大，長壽不彫，會用了樹蔭、花果使你的子孫快樂。還會將你培植的苦心告訴你子孫知道哩。」

「我崇拜大地，陶醉於大地之香。每當長晴以後，好雨襲來，樹木頓吐豔綠與芳香的時候，我冒雨到室外去看，鬚髯覺得樹林裏充滿了美的詩，天地重回復到太初一般。」

「我被大地的雄辯所動，有時竟有執了鋤茫然許久的時。土是活着的，其中蠕着的無數草木之根，宛如生命的脈管。我能傾耳於大地的脈搏，辨悉大地的言語。大地把其希望或要求告訴我！有時說要飲水了，有時說要喫甚麼了，我用了噴水壺把晶珠似的水灌溉，大地就快樂地吸入。我握了鋤把永眠的土加以翻動，那土就在日光下跳起身來，吸收了新的生命，吹出可愛的萌芽。」

「大地把一切的東西都接受了去給我們淨化。化腐敗物爲養料，再化成可愛的薔薇花瓣或葡萄的卷鬚。動物與人雖只管把污濁的排洩物散到地上，大地卻有把此淨化

的神聖的功能。

「不但此也，大地於淨化一切的不淨物轉成芳香與甘旨以外，還用了那綠的葉來使空氣清淨。在紅塵萬丈的都市中疲勞了的人們，一到鄉間，入了大地的懷抱裏，就會身心頓爽，恍如蘇甦，只要一得這大地的健康的母親的接吻，誰都能夠恢復清新的感覺與純潔的心情。

「試想啊！法蘭西爲德意志所敗，曾擔負過五十億的巨額的賠款的。戰敗國要支付五十億的巨款，爲甚麼卻不滅亡呢？這就是因爲法國有着愛土地的農民的緣故。現在醉心都會的人們雖羣趨入巴黎、馬賽或里昂，但整幾百萬的農民卻能愛着土地，爲了愛和良心握着犁鋤，故法國決不會滅亡的。

「但是，我們意大利怎樣？意大利沒有愛好這生命之母的大地的人。神所恩賜我們的最肥沃的土地，在許多世紀以來供給過我們麵包與葡萄酒的土地，有誰在酷愛牠啊！大地給與我們健康與詩，還不竭地供給財富。我們非酷愛土地不可。大地很寬大，

常以百來償一。

「安利柯哪，你也來坐在這檸檬樹下吧。真香啊！我在一切植物之中，愛有酸味的果木，尤愛檸檬。檸檬富於雅趣，有不斷的生命之香，發育雖緩，生長力很是堅固，葉常綠，根葉花實無一部分不香。」

「在植物性的酸味之中，最佳的就要推檸檬了啊。因為香味太好了，食用時頗令人感到奢侈哩。你如果夏季旅行到地中海沿岸一帶，那才會知道新鮮檸檬的香味的可愛呢。」

「檸檬還有許多優點。牠終身開花，結着青的實與成熟的實，這是和別種果木不同的處所。別種果木年只開花一次，結實一次。檸檬則終年毫不疲倦，不論何時，都快活旺盛地飾着芳香的綠衣，垂着潑刺的實。如果，我在出世以前，神問我『你倘生而為樹，你願成甚麼樹？』我必將這樣回答吧：『我願成檸檬樹。』真的囉，我最愛檸檬！」

「人的勞作和樹的結實是一樣的。人的到能勞作，樹的到能結實，都要長期間的培

養。樹的培養叫做栽培，人的培養叫做教育。你今年十四，用樹來比喻，已是快要開花的時期了。花爲了結實的希望而開，希望就是立一生的計劃的東西。

「人非立有一生的計劃不可。無論立了怎樣的大計劃，在計劃本身是無限量的。世間儘有在計劃中過盡一生的人。這恰和只開花而不結實的草花一樣。

「聰明的人，對於未立了大計劃，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全傾注在這計劃裏，又把全體
的注意與熱愛傾向於這方面。可是，像檸檬樣的果木，尙且有實未成熟而先萎的事情。這就因爲沒有使之成熟的力的緣故。

「所以，安利柯！你第一須有希望之花，這是使你的心閃耀的詩。第二，你非使結完全成熟的實不可，這相當於你完全實行你自己的計劃。但只這樣還不夠，成就了一個計劃就自安的，是暮氣的人。你如果已成就了一事，還非實行其次的計劃不可，恰如檸檬的次第結新實一樣。在能這樣的人，無論何時，有着青年的歡喜、壯健的精神與快樂的覺悟。

「但是，終年結實繁多的檸檬，也以春季開花最多。人在一生中，雖常須開希望之花，

但究以青年時所開的花爲最美。所以，你須於青年時開出最美的花來，顯現潑刺的力與芳香的精神。這力，這精神，就是將來結百倍之實，使你慰樂的東西。

「說雖如此，你卽到成了大人，成了老人，也非像檸檬的樣子，開新的花不可。一到老年就失去希望與詩的，是無用的人。人所開的花，芳烈澈於死後，其實又能互千百年替多數人造福的人生之花——是的，人生之詩，才是能使人美樂的東西。如果沒有了這，人生就如枯木了。我們爲了要結無限之實，須搜集宇宙之精華，不斷地開發出新花來。」

一一 一切的人都應是詩人

安利柯見舅父以檸檬爲喻，來說人的一生，就說：

「舅父，你與其做船長，不如做詩人來得適當呢。」

「唔，唔。」舅父點了好幾次頭，更繼續着說：

「人應都是詩人。人依了希望，有的爲農夫，有的爲漁夫，有的爲工場工人，有的爲船

員，有的爲機械師吧。但無論作何職業，如果其心非詩人之心，不能開出美的人生之花來。人的所以能流了汗樂於從事辛苦的工作，就因爲有美麗的人生之花在微笑相招的緣故。如果人生是穢濁的無希望的，人怎能尙有流了汗去辛苦工作的勇氣啊？

「人類的歷史，可以說是詩的歷史。詩是數千年來人人所曾歌詠的東西。在沒有輪船、火車的時代，不在比這更以前的遠古，人類用着石器的時代，詩早曾被歌詠過。二三千年的詩，儘有傳至今日的。五六百年前的詩，留傳被諷詠者更不知多少。最好的詩，無論經過幾百年也不會消失，仍被新時代的人所愛戀。

「詩亡，國也就亡。在國民最勇敢、最正直的時候，最是產生好詩的時候。我們國裏從前曾有過詩人但丁。但丁是意大利的國粹。如果沒有但丁，今日的意大利也許比現在更要墮落哩。但丁時代的意大利，真是興隆，當時世界文明的中心就是意大利啊！

「安利柯，我國非再出一個偉大的詩人不可。偉大的詩人有偉大的精神，他能歌詠國民的心與力，使全世界的人都受到光輝。

「爲甚麼詩能興國？就因爲生命苟充滿着希望，必定生出詩來的緣故。人爲重負所苦，擡不起頭來，而前途又沒有希望，這就不產生詩了。」

「但丁當時的意大利，破了中世紀的暗黑昏沈的時代之煩惱，替人類尋出一道光明來。這就是文藝復興。現在的意大利，無論從精神方面看，從經濟方面看，都是很萎靡的國家。但像從前意大利人從非常的苦惱中喚起了大的力，給世界人心以光明的樣子，我們也須再放一次世界的光來救援。」

「所以我囑付你：對於一切事都不要灰心，抱了希望，積極勇猛前進。如果遇有困難，當認爲新勝利的豫告而期待其將來。又在正當的事上，非做英雄豪傑不可。爲了顯現美的精神，當不畏一切。這樣做去，你就會瞭悟詩能救國之故吧。」

舅父說到這裏，就拱了手靜默在沈思之中了。



第十二

一 伊普西隆耐的

偉大行爲

今日是與舅父約到諦諾島去遠足的日子。安利柯特別早起，五時就離了床。

因爲還覺睡氣朦朧，就伸頭窗外去吸受清涼的空氣。見有一老人駝了背在汲池水澆灌檸檬及柑橘等類的果木。他把上衣、麥桿帽、手杖都放在露天椅上，一任朝風吹拂雪白的頭髮，很愉快地勞動着。

「咦！好奇怪的老人！」

安利柯再去細看那老人：雖無力地閃動着細小的眼睛，鼻子、顎、頰卻很有神氣！最覺得滑稽的，是他的臉孔宛如地圖模型：大皺紋、小皺紋、曲皺紋、直皺紋叢生在臉上，恰如用了山河把國境區劃着一樣。

「妙得很，那臉孔宛如用莫洛可皮製出的。」安利柯正自出神，恰好舅父由窗下通過，安利柯叫說：

「舅父，早安！」

「唔，早安！」

安利柯就向舅父詢問：

「舅父，那老人是誰？」

「那麼？那是每朝來替我澆灌庭園的。你起來太遲，所以還未見過他吧。他每日起來很早，我七時起床來看，他已早就回去了。每日黎明他就悄悄地開了籬門進來，澆灌畢了，

仍悄悄地關了籬門回去。真是一個好老人啊！呀，這老人，說起來還是意大利獨立史上中心的有功的人物哩！可是許多寫格里勃爾第傳的記者，都把這老人的名字忘懷了。關於老人的話，今日就在遠足途上說給你吧。」

舅父這樣說了，管自走到那方去。

*

*

*

*

半小時以後，安利柯與舅父乘了小舟，揚帆向諦諾島進發。舅父銜了古舊的菸斗，和安利柯談關於老人的事：

「老人生於桑·德連寨，本名叫做亞查利尼，世人卻加以伊普西隆耐的綽名。在這兒，人大概都有綽名，沒有綽名，幾乎認為是一種羞恥。老人的有這綽名，曾有過有趣的事的：距今七十多年前，他在當時的蒙塾裏，對於字母X，不能正當地發音，讀作『伊普賽』。於是先生、學生都擲揄他，替他取了一個『伊普西隆耐』的綽名。他頗以此綽名為辱，在最初曾以拳頭對待，據說，有一次竟把同學的鼻子打傷過。」

「即在現在，老人似乎還不忘這事，一提起綽名，常這樣說哩：『船長，那時呼我綽名，我就要動怒！現在倒是呼我本名，反而不快了。』」

「伊普西隆耐自幼就捕魚，據說，其祖先一向都是漁夫。祖父與父親都非常長壽，祖父活到九十五歲，父親至九十三才死。」

「老人述及自己的家系時，常這樣說：『自我出世以來，我家只遇過二次不幸。一是一八一七年祖父的死，一是父親的熟果墜落似地死去。我家以後將不會再遇不幸了。如果有，那就只是我的如熟果落墜的死了。』老人這樣說時，笑口上常浮起寂寞的微笑。」

「伊普西隆耐今年八十四了，很強健。去年尙能在強風中漕船到斯配契。最近因爲他老妻不放心，非天氣好，便不許他上船。」

「這伊普西隆耐就是救過愛國者格里勃爾第將軍的生命的人哩！如果沒有他，意大利也許還未獨立吧。賴有老人救了格里勃爾第，奧斯托利亞人因被擊退，勃蓬王黨才被從耐普利逐出，意大利始有今日。」

「你已讀過匱查尼或馬利阿的格里勃爾第傳了吧。人皆知格里勃爾第離羅馬後會屢經危難，而知道其曾被救於伊普西隆耐的事的卻很少。現在我就把伊普西隆耐救格里勃爾第的故事來說給你聽吧。

「那時，格里勃爾第將軍處境極危，如果一被奧斯托利亞人捉住，就要立遭鎗斃的。警察、偵探、軍隊都在探訪將軍的匿身所在，故將軍不能安居羅馬，有時扮作農夫，有時扮作船員，有時扮作普通平民，在志士們保護之下逃生。每至一處，多則居五六日，少則只四五小時而已。

「及意大利的托斯卡那被奧斯托利亞軍占領，將軍就從那裏逃出。可是不能到避難的目的地配蒙德，賴有少數志士的保護，匿身於蒯爾菲氏的別莊中。

「但這別莊也非安全之地，蒯爾菲爲想在坡德·韋耐列方面找尋避難處，乃急急先往勿洛尼卡。

「到了勿洛尼卡，遇志士旅館主人彼得·格喬利，就託他找覓到配蒙德去的小舟。

「格喬利急赴配諾辟諾，由那裏乘小舟渡過海峽到了愛爾培島，更進行到卡斯德洛岬，伊普西隆耐恰好和他老父與許多漁夫在那裏曳網捕魚。」

「格喬利於許多漁夫之中見伊普西隆耐氣宇不凡，就前去依賴了說：『請你救救格里勃爾第將軍！』」

「漁夫伊普西隆耐慨然承諾：『好！如果有用得着我之處，甚麼都不辭。究竟要怎麼纔好？現在將軍不是說在托斯卡那嗎？』」

「『是啊，那真是危險的地方，非快瞞了敵人祕密逃到海岸，陪護他往配蒙德不可。如何？你能夠盡些力嗎？如果能夠，我們就把將軍送至勿洛尼卡或海上來接頭吧。』」

「伊普西隆耐見格喬利這樣說，就大喜承諾，約束了說：『好！那末後天星期日我在勿洛尼卡候着吧。』」

「格喬利與伊普西隆耐再三約定，即回到本土。」

「伊普西隆耐負了這大使命以後，自思將怎樣纔好。他覺得在沒有魚市的星期日

出發，是容易招疑的。乃改於星期六前往。從卡斯德爾至勿洛尼卡有二十五哩路的距離。

「他於星期六由卡斯德爾揚帆至勿洛尼卡登岸。就走到奧斯托利亞的代理領主那裏，請訂立每週售賣鮮魚二次的契約。代理領主承諾其請。伊普西隆耐私心竊喜，乃佯作不知，把談話移向政治上去：

「領主閣下，聽說格里勃爾第將軍已逃到培內伊了，你不知道嗎？」這樣布了疑陣說。

「『咿呀，這是你聽錯了。方纔有一中尉騎馬走過。據說格里勃爾第就出沒在這附近一帶，叫我要大大地防備呢。』領主說。

「伊普西隆耐佯作不知地：『啊！這樣嗎？那末將軍似乎也已陷了窮境了哩。』」

「伊普西隆耐與領主定好了賣魚的契約，自喜第一計已成，乃以漁夫而弄外交手腕，給一封信與格喬利說：『如要訂立賣魚的契約，明日請光降勿洛尼卡。』」

「格喬利見信，第二日星期日就到勿洛尼卡。當晚，伊普西隆耐避了人眼，與愛國者